

Worst version of me

王大米 王大米 2020-11-01
19:53

世界上有人做编辑，有人做生意，有人做政府职员，有人做教师，有人做保安，有人做打饭阿姨，有人做记者，有人做客服，有人做演员，有人做无业游民，我们都不可能活成千百种样子，转念一想，那么其他人就是千千万万个我，在那里感受悲欢离合，在那里过着人生。

我能看到的，只能是周围这一个个我，长着不一样的面孔，在看不同封面的书，在给各个方向的人发信息，在想每个人都会想的吃饭睡觉读书工作。

也许是因为秋天到了，我的泪腺特别发达，金黄的落叶跟苦情片没有什么区别，总之是激情某种感伤。我走在路上，回想那些人跟我说过话，他们故意漂移的眼神，和没有说出口的话。那些也是我，一个个不同立场的我在和我说话，在找到更多理由和更多尖锐的措辞，真实的我不停地回想这些场面一点点刺痛自己的心。从来没有想过会被别人动摇那么厉害，一个空洞煎熬的早上，即使最喜欢的舞蹈我也跳得迷迷糊糊。

网路明星为什么会因为流言而难受呢，网暴为什么那么容易致死，那是因为人真的在某种程度上靠着他人的目光和观念而活，你以为那是独立的自我，不是的，你只是找到了一些更聪明的观念伪装起了自己。

于是我又开始难过，会说我脆弱，也许我的认知出现偏差，也许我太经常写一些难受的字眼，可是我写过就好了，浓烈的、无法拯救的痛苦留在字面上，变成一个纪念品。我再也不会这样了，这只能是最差的状态，因为压力早已变弱的抵抗力和因为感性无能为力的现状。

